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一切皆可挽回

ВСЁ ПОПРАВИМО

АЛЕКСАНДР КАБАКОВ

[俄] 亚历山大·卡巴科夫 / 著

郭丽姝 / 译



© 群众出版社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
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
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
组织实施。



ВСЁ ПОПРАВИМО

一切皆可挽回

АЛЕКСАНДР КАБАКОВ

〔俄〕亚历山大·卡巴科夫 / 著

郭丽姝 / 译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皆可挽回 / (俄罗斯) 亚历山大·卡巴科夫著; 郭丽姝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8. 7

(俄罗斯文库)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ISBN 978 - 7 - 5014 - 5808 - 0

I. ①—… II. ①亚…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5112 号

一切皆可挽回

[俄] 亚历山大·卡巴科夫 著

郭丽姝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6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808 - 0

定 价: 59.00 元

网 址: 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属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日复一日，
日夜更迭，
不为人知的痛苦，
不会令生活持续不幸。
持续不幸，没有希望，
因为在期待有所作为抑或心存别愿的时候，
却在无所事事中消磨……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这痛苦，
和所有模糊的思想情感，
和所有模糊的自我意识，
和周遭的一切就是我的生活——
我无法理解的生活。

伊万·蒲宁^①

^① 伊万·蒲宁（1870—1953），俄国作家、诗人。他于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

目录

序 幕	1
第一部	3
第一章 清晨	4
第二章 课堂	16
第三章 节日	30
第四章 夜	39
第五章 假期	42
第六章 约会	51
第七章 生日	60
第八章 列宁纪念日	74
第九章 生病	82
第十章 试验	94
第十一章 复活	107
第十二章 春天	117

第十三章	启程	122
第十四章	莫斯科	130
第十五章	夏末	134
第十六章	新学校	147
第十七章	新生活	156

第二部 167

第一章	醉酒	168
第二章	境遇	175
第三章	家庭	186
第四章	敖德萨	191
第五章	忙碌的秋天	204
第六章	冬天	218
第七章	自由	229
第八章	新闻	241
第九章	新的不愉快	252
第十章	团委	263
第十一章	开除	273
第十二章	噩梦	280
第十三章	高尔基公园	293
第十四章	母亲	303
第十五章	逃亡	312

第三部 325

第一章	心律不齐	326
第二章	正午之前	338
第三章	愉快的晚上	351
第四章	失眠	361
第五章	公司	372
第六章	钥匙	391
第七章	同事	401
第八章	墓地	414
第九章	春天的争斗	434
第十章	告别	450
第十一章	旅行	462
第十二章	起飞之前	479
第十三章	一切都过去了	486

尾 声 495

序 幕

现在一切已成定局，似乎不会再变成别的样子了。就算变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并且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没有什么能让车子停下，除非车轴磨坏、车体散架，瞬间从路上跌进山谷；除非有新车经过——就是现在。我想弄明白，我们当时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老实说，除了想弄明白这件事，我便无事可做了。他们没有必要这样，但是他们还在拼命地追逐，丝毫不考虑摩擦力。这种力量已经战胜了我们，正透过持续的轰鸣，用隐约可闻的吱嘎声警告他们。他们也知道摩擦力必胜，到达终点时将击败所有对手，独占鳌头。但是，他们无暇顾及这些，更不会早早地刹车。

我倒想看看隐于尘嚣之中的我们是怎样起跑、怎样狂热地追逐的。跑到最后几圈时，我想看清楚未来的胜利者那将会永远消失的轮廓，弄明白他是在哪个转弯处向前冲去并拉开距离的，又是怎样翻了车、飞了车轮，在火光和轰隆声中大头朝下栽倒在地。

我艰难地醒来，又躺了几分钟，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一整夜无眠，

一条腿始终在隐隐作痛，只有那淡紫色的朝霞给我带来了片刻的安宁。我掀开被子，借着夜用灯的微光嫌恶地看着左膝上那个有些破烂的伤疤。还算走运，两颗子弹只打穿了皮肉。

我提上运动裤，把牙刷盒塞到棉衣口袋里，然后静静地起身去刷牙。上帝保佑我的孩子，他们一直付钱给这家体面的养老院。我有两个房间，厕所可以淋浴。得过中风的邻居与我共用一间盥洗室。他起得很早，慢吞吞地洗了很久，又嘟嘟囔囔地道歉了很久。等待洗漱时，我在高大的镜子中审视着自己。不知为什么，这面镜子挂在公用的门廊里。身材高大，样子荒诞，花白的胡须凌乱不堪——这样的我一点儿也不像列夫·托尔斯泰，倒像是个给矮子伯爵树立的高大纪念碑，显得十分愚蠢，比例失调。胡子得刮一刮了，可是我懒得动弹。我弯下身子凑到镜子前，斜着眼睛打量着自己。

发丝灰白、头顶光秃、毛发稀疏、眼圈浮肿，深深的褶皱和细密的乱纹遍布于眼睛四周，胸口下面的肚子呈凸起状——我努力想看到那个长得像日本人似的细手瘦脚的男孩儿，那个发缝笔直、油光可鉴的纨绔少年，还有那个魁梧健壮的男子汉——略微发福的脸上总是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执拗不变的蔑视之情。

什么也看不见，镜子里是一个皮肤松弛的老人，紧张地眯着双眼。只有在无眠的夜晚，躺下来闭上眼睛，聆听走向衰竭的生命之音时，才能看见他们——他们的呼吸是否平稳？

那么，等待夜晚来临吧！

第一部



第一章 清晨

米什卡认为父亲的作用不大，因此在规划自己的行动并预测它们可能产生的后果时，他很少认为父亲会参与进来。在实际生活中，妈妈的地位更重要，对生活有影响的事物全都由她来掌控。然而，毫无疑问，让她独自生活是不可能的——她绝对依赖于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这份依赖并不明显，因而十分自然，就像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依赖电的供应、作坊里的烤面包和公共交通一样。当一切运转自如时，他不会时刻意识到这种依赖，只知道服从上司、担心没钱、畏惧强敌、害怕生病。可是，他却从不害怕寒冷、黑暗、食物短缺、空间堵塞。一句话：那些真正可怕的东西，他却不怕。

父亲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萨尔特科夫是十二厂的副总工程师。那是隶属于全苏大军营的一家兵工厂。妈妈萨尔特科娃·玛丽娅·伊利尼奇娜没有工作，像镇上的所有妇女一样待在家中，为米什卡煮他爱吃的花豆菜汤，擦洗亮晶晶的棕色地板，读读书。

清晨，米什卡跟父亲一起出了门。

父亲的靴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闪着暖人的光。他从不择路而行，但是那些结结实实的黄泥巴总是粘在米什卡的套鞋上（厚厚的一层），却从不光顾父亲的靴子，就像他是在空气中行走似的。

平时，米什卡会早早地起床，飞快地洗漱完毕（在洗手间里站一会

儿，浸湿牙刷，用湿漉漉的手掌抚平点缀在几近光秃的头上的刘海儿，然后在干净的方格毛巾上抹干双手），穿上肥大的裤角系带的绒布面滑雪运动裤（用父亲的蓝色旧马裤改的）和双色拼接的上衣（原来是妈妈的一条灰黑色的格子裙，拉链绳是从美国邮包^①中的一件旧衣服上拆下来的），或者穿用细呢子制作的灰色立领校服（黄铜纽扣上有徽章，长裤上有裤线）。米什卡不喜欢穿校服，因为在学校里，他们把穿灰校服的人叫作“法西斯”。村里的孩子们从来不穿校服，因为村民没钱买。早饭前，米什卡旁观了父亲准备出门的全部过程。

父亲身穿紫黄条相间的睡裤和背带狭窄、袖窝塌垂的蓝色凸纹背心，光着脚走到了刚刚擦完、还有点儿潮湿的楼梯缓步台的木板上，拿着他的全部家当：一块削尖的木头（用来敲打鞋帮和鞋底上的干土）、一个扁圆的盒子（得费点儿力气才能打开盒盖儿——里面的鞋油干巴巴的，盒边挂着溢出的鞋油）、一把黏糊糊的秃毛鞋刷、一个柔软蓬松的毛刷（手柄上的凹槽由于抛光而变得很漂亮）和一双靴子（是拎着从靴筒里伸出来的布鞋带拿过来的）。用来打理的时间正好是十五分钟，不多也不少，直到靴子发出柔和的亮光为止。这亮光是从宽鼻靴头和平直的靴筒上发出来的。有了它，泥巴就不会粘在亮晶晶的鞣革靴面上。肌肉在父亲瘦削的手臂上拉伸、收缩，在蓝色的紧身背心下颤动、拉紧。温暖就这样散发出来，闪烁着光芒……

然后，靴子出现在了门厅的一角。两个靴筒整齐地倒向了一边。父亲坐在厨房中间的小凳上，把制服放在膝盖上，把与此相关的物件——一小块长方形的纤维板（上面的孔像一个粗糙的大锁眼）、一小瓶褐色液体（盐酸甜菜碱）、一块从旧绑腿上扯下来的绒线抹布——摆在了餐

^① “二战”期间，有很多美国人往苏联寄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对盟国给予援助。

桌边儿上。父亲先弄皱制服右侧的衣襟，把有凸面星徽的五颗铜纽扣抓在掌心里，再将每颗扣子从开孔最宽的地方穿过去，移向较窄的地方，让五颗扣子排成一列，挤在开孔的窄口处。然后，他往每颗纽扣上滴一滴盐酸甜菜碱，再用抹布画着圆圈儿揉搓，让每颗扣子上绿莹莹的黄铜都亮得发光。最后，他用一块湿布把银色肩章上的少校星徽擦拭了一遍，又抖落了衣服上的盐酸甜菜碱颗粒。有时候，父亲打理完毕之后，也会要求米什卡脱下校服，把纽扣擦净。

轮到白衬领了！只见父亲迅速地从一块起了毛边的亚麻布上整齐地扯下一窄条，沿着长边对折了一下。他三下两下就将一根长长的白线穿进了针孔，然后连续不断地以波浪式的动作把布条的上缘繃上，再将折痕缝到制服领子的缎面衬里中，让衬领正好比衣领高一毫米。接着，父亲那永远黝黑的脖颈就伸进了这高出一毫米的衬领。米什卡从未见过哪个男人的脖子和衬领搭配得这么漂亮。米什卡的衬领是前一天晚上妈妈给缝上去的。

拾掇到最后，父亲把一块从旧的军大衣上扯下来的料子铺到了桌上。冬天，为了保暖，他把这块料子盖在了绸缎被子外面。父亲从炉灶上取下了沉甸甸的小熨斗（细手柄上缠着绒布），向马裤走去。蓝色“科弗科特”呢料的马裤——只有上校才能用“波士顿”呢料——像一只巨大的雏鸡平躺在桌面上。父亲垫着纱布熨了熨马裤膝盖处的小鼓包，然后把马裤翻过来，在纱布上来回拉动冒着热气的熨斗，把磨得发亮的“后片”熨了熨。父亲每星期都为米什卡熨一回裤子，把裤线熨得笔直，免得他烫伤自己。

熨完裤子，父亲马上就开始穿衣服了。他飞快地甩掉睡裤，只剩下一条肥大的蓝色短裤。他站在那里，相当敏捷地把青筋暴露的细瘦的双腿伸进马裤最窄的部分，套上裤腿，把长长的裤腰拉到腋下，将青色的带齿卡扣在腰后束紧。接着，他拖着裤腿下面的绳子，啪啪地走过地

板，来到衣柜前，从狭窄的内衣格子里取出了妈妈洗好、熨平的一对干净绑腿，然后坐在维也纳卡通小凳子上穿靴子。这个小凳子从前属于米什卡，现在放在门厅里。

父亲把绑腿布的一角垫在大拇指下面，迅速地绕过穿着马裤的整条腿，一直缠到膝盖处，缠得又密又牢——米什卡也差不多学会了。他把最上面的部分塞到里面，让绑腿更结实，然后轮流把双腿插进了箍得很紧的靴筒中。

这段时间，妈妈一直在厨房里忙着在炉子上煎四边卷起的薄土豆片和泛着暗淡油光的肉饼——给父亲两个，给米什卡一个。厨房里弥漫着淡蓝色的煤烟。一只晚秋的苍蝇闻风而来，总想避开天花板下面呈螺旋状垂挂的捕蝇纸，落在铺着漆布的桌面上。妈妈用在索契晒得黝黑的粗壮的双手挪动着盘子，金属丝的炉盘上架着一只黑色的平底锅。父亲和米什卡很快就吃完了早饭。这时，父亲开始从他那个印有“乌克兰花朵”图案的大水杯里倒茶喝。米什卡没有喝茶，只吃了两块方糖。

父子俩走出家门，穿过肮脏的马路，沿着砖墙向前走去。砖墙上的铁丝网直冲云霄。10月末的天空呈现出冰冷的瓦灰色，被带“疖子”的长长的铁丝网“切断”了。

父亲转过拐角，朝通行检查站走去。他事先摸了摸米什卡藏在鸭舌帽下面的后脑勺。这一别，要到晚上才能相见，甚至得等到周末，如果那一周要值班的话。米什卡继续前行，走到砖墙尽头，又穿过了一条柏油马路。这条路上偶尔会有车队经过，最前面的是“道奇四分之三”^①，驾驶室顶上盖着防水布。然后是“斯蒂贝克”，长长的车厢结结实实地

① “道奇 WC 系列”是“二战”期间美国道奇公司生产的一种军用车辆。根据《租借法案》，从1942年起向苏联供应。因其载重量为四分之三吨（750公斤），被苏联红军称为“道奇四分之三”。

扣在帆布篷下。接着，又是两辆“道奇”和一辆指挥官乘坐的“嘎斯67”（又叫“公山羊”，管状的车架上盖着褪了色的防水车篷）。不知为什么，这辆车让米什卡想起了飞行员乌托奇金^①的飞机。

每辆“道奇”的短小车厢内都有八名士兵，拿着一种奇怪的新型自动步枪。枪管上没有带孔的外壳，而是跟卡宾枪一样，有可折叠的刺刀，枪托下有和纳甘式转轮手枪一样的把手。弹仓很长，又扁又弯，如象牙一般。这种枪叫作“AK 突击步枪”，米什卡听说过。

“斯蒂贝克”里面装的是什麼，不得而知——有人说是替班的囚犯，也有人说是秘密零件（工厂生产秘密武器用的）。

米什卡认识的一位叔叔——列瓦·涅哈姆金大尉——在“公山羊”里咧开嘴笑着，露出了亮晶晶的牙齿。他把宽大的手掌贴在蓝色大檐儿帽那深红色的帽圈儿上，向父亲行了个军礼。父亲站在通行站的入口旁，把瘦削、弯曲的手指靠近黑色的天鹅绒帽圈儿，笑咪咪地露出了长长的黄牙和暗红色的牙床。但是，他看的不是大尉，而是米什卡——看着他在车队经过之后穿过马路，挥舞着书包和灰色的缎面鞋袋（里面装着上体育课时穿的鞋）跑上了笔直的大路，跑向白砖砌成的二层简易校舍。

米什卡站在学校的台阶上，躲在右侧的石膏球后面等待伊戈尔·基列耶夫——免得被可能从校长室的窗口射出的目光捕捉到。伊戈尔的圆脸上长满了雀斑，鹰钩鼻又长又尖，脸色十分苍白。因为常年感冒，他的鼻头发红，让人觉得既可怕又恶心。

“不许看！”基列耶夫说着，把双手藏到了背后。他的书包和鞋袋就扔在脚边，紧挨着定做的沾满泥浆的牛皮靴——他没有套鞋。基列耶夫

^① 谢尔盖·伊萨耶维奇·乌托奇金（1876—1916），俄罗斯首批飞行员之一。

的手里有可能拿着任何东西：因为写不出粗笔道而严禁使用的灰色“平头钢笔尖”或者尖细的绘图笔；一块在中间钻孔注铅的小牛趾骨，玩“羊拐子”——当地人叫“嘎拉哈”^①——游戏时当“击打拐”用；用变压器上的细铜线拧成的微型马车，里面关着一只背上插了铁丝钩的大苍蝇，准备跟同桌比赛时用。总而言之，你无法猜到他到底有什么。

“对换！”米什卡小心地说。为防万一，他把手放进左边的口袋里，并且捂住，防止一不小心将那把刀柄上嵌着银色鳞片、像小鱼似的德国折叠小刀给掏出来——一旦掏出来，就别想从基列耶夫手里换回来了。左边的口袋里还有一个德国放大镜。右边的口袋里有一个小“锡兵”^②，外皮斑驳，脸色发红，绿色的圆头盔上有颗红星，短小的锡手掌里握着一把做工精良的锡皮“PPSH-41自动冲锋枪”。右边的口袋里还有一个青霉素药瓶上的灰色橡皮塞（一点儿用也没有），以及一根铅笔、钢笔两用漆皮笔管（两头都无法写字，因此更加珍贵。它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可以把嚼碎的吸墨纸或豌豆通过它吐出去，如果能把豆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话）……米什卡又把手放进了这个口袋。他并不急于亮牌，而是要好好盘算一下再出招。基列耶夫在一旁等着。

“对换！”米什卡说着，把右拳里握着的瓶塞伸了出去。基列耶夫从背后亮出两只空拳，把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中间伸了出去^③。米什卡没空儿跟他吵架，更没有理由冒险在离校长室的窗口两米远的台阶上跟他吵。

没人跟基列耶夫要好，米什卡也并非跟他要好，但还是跟他合建了一座大本营。大本营设在墨绿色的蒿草丛中。这种草遍布全镇，叫“扫

① “嘎拉哈”游戏有多种玩法。往小牛趾骨里面注铅，可以提高命中率。

② 一种金属玩偶。

③ 这种手势表示轻蔑。

帚草”（没人知道别的叫法）。大本营紧挨着板棚房那长长的后墙。板棚房被分成了许多隔间，用于居住。他们从一种叫作“包装箱”的东西上拿来一块木板，当作大本营的房盖儿。包装箱是上好的结实木箱，漆着光滑的保护色，很适合加工改造，所以军官们常把它们拿回家做日用品。箱子里用厚厚的胶合板隔成了狭长的网格，很实用。每到星期日，父亲都会在楼梯的缓步台上锯开箱子，再用螺钉固定住。一个包装箱能做成三个“餐板”或书架，蓝色的写上“儒勒·凡尔纳”，绿色的写上“巴尔扎克”，深蓝色的写上“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毫无疑问，灰色的最适合放书，多年来一直“属于”列夫·托尔斯泰。有一个包装箱下面垫着油毡纸。有一天，米什卡在基列耶夫的帮助下悄悄地拖走了这只木箱的盖子，用它做了大本营的斜屋顶。基列耶夫拽来父亲准备加固柴火垛的细长圆木，做成了高处的横梁——基列耶夫一家不住在十二户合住的砖房内，而是住在两家共用的芬兰式房屋里，需要烧柴。就这样，他们在“扫帚草”中建成了一座完美的大本营，坐在里面不必弯腰弓背。米什卡和基列耶夫用一些碎砖头砌起了墙壁——那是他们借着昏暗的夜光，冒雨从“军官之家”的工地上偷来的。正因为有一座共同的大本营，大家才认为米什卡跟基列耶夫要好。其实，米什卡只是不好意思像别人那样把基列耶夫赶走而已。大家都叫他“基列耶夫”，连“基里耶”或“基里尔”都不叫，他却一点儿也不生气，反倒不理解米什卡——别人叫他的外号“萨尔特娘儿们”，他就跟人家打架。大家见了基列耶夫会直呼其名，并且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他那长长的鹰钩鼻下面总是流着鼻涕。他用手一擦，然后随处乱抹，通常会抹在墙上。为此，每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包括女生在内——都二话不说就在他的脖子上“来一下”。由于经常流鼻涕，他只好张口喘气，嘴里总有股怪味——不是牙齿腐坏的气味，而像是生肉味。大家都是为了这个而打发他，米什卡却不好意思因为怪味和鼻涕赶他走。就这样，他们俩经常坐